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此篇以全真為主身非天子諸侯大夫庶人四者之分則不可憂四者之憂獨有守真為無累一真不惟可以保命亦可以動人天下至人為能下人不積不精不得其真大哉真乎人物所由以生死世人不務真而趨假者天下皆是也毋亦讀南華者無人耶

孔子遊乎緇帷黑林名之林休坐乎杏壇壇植有杏故云杏壇之上弟子讀

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

髮掄音倫袂音寐衣行原以上距至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

頤以聽漁父聞弦歌而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對客

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

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哭 牛集十二 八十三

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據選其理以教人上以忠於世主

下以化於齊民平等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

士之君與音余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音余子貢曰非也客乃笑

而還行言不告而去且行且言也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

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謂其離道之遠危真二字乃立言根宗子貢還報

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音余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

杖挈撓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音向而立孔子反走退行數步而後進

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言也而去

耶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音核唾音吐之音以卒相耶

也卒終也謂終其言以教我也摹寫逼真客曰嘻甚矣子真好學也孔子再拜而

起曰邱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

虛心容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

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此以子之所以為子經略天下正經子之所以處天

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

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離位相侵其事也一官各治一職人人各憂其所事不相

也陵奪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音燭謂不繼也妻妾不和長

少無序庶人之憂也庶人有身者故以身為憂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

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也守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

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倫序也後倫謂朝覲失其序也不順天

子諸侯之憂也諸侯以國為憂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巽 牛集三 八又川

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

亂天子有司之憂也天子以天下為憂今子既上無諸侯有司之勢而

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

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

非已事而強為之 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不使之言而強進其言逞口才者希意道

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

親謂之賊離析人之交而賊害之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包藏禍心口佯以譽

之而其實所以毀之使人墮其詐而不覺所謂口有不擇善

蜜腹有劍也故不曰惡而曰慝乃惡之匿於心者 不擇善

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以顏色投人之所好曰顏適無善無否皆欲其悅已曰兩

容揣人之所欲而潛引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

拔之以長其惡曰偷拔

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

之叨喜為非常之事以立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智獨擅

其事侵他人之權而喜於自用者也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狠悞拒人同

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他人有善以其不同己亦以為不善此自矜

誇者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己正所謂經子之所以者

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邛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

圍於陳蔡邛不知所失而離離也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

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音朔而

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

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處陰處靜以為進道之喻也愚亦甚矣子審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辛 牛集十二

仁義之間辨析仁義不同之理察同異之際是非之分也觀動靜之變隨時適

受與之度辭受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情之理而幾於不免

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

而求之人不亦外乎漁父之意以夫子為人而不為己所以得謗孔子愀然曰請問

何謂真容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

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狀假如畫人能辨假者方能辨

也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

神動於外精誠在內而有諸己必能感動於外而通諸人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

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

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

美無一其迹矣功樂哀適四者俱全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

酒以樂不選其具矣無擇味也處喪以哀無間其禮矣喪與其易禮

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禮者文飾于外

故曰世俗之為真者天命自然之理故不可易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

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憂不與人合也不知貴真不知天貴祿祿而受變

於俗祿祿與祿祿同此亦同流合汚之意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沈音於人偽而晚

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邛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

不差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究其居也請因受業而卒

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

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于矣吾去子矣乃刺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至 牛集上 8111

船而去延緣葦閒延迎顏淵還車子路授綬孔子不顧待水波定

不聞挈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

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

庭抗禮夫子猶有倨音據傲之容今漁父音甫杖屣逆立而夫子曲

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

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其言

沈酣於禮義之學有日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女夫遇長不敬

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

其真下人又必要精誠庶得真人之教益故長傷身人而未聞真人之教惜哉不

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

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
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中吾尊其道所以敬之不
尊敬則不足以得其真

復圭子曰道之所在不廟廊而尊無江海而閒自適其適吾
以保全吾真而已昔孔子與弟子遊乎緇帷之林茲歌鼓琴
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客
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貢曰孔氏者佩服忠信躬行仁義
修飾禮樂明察人倫上有益於世主下默化乎齊民固非有
士之君亦非侯王之佐客乃且行且言曰仁則仁矣吾恐其
身之不免也丈夫惟心逸形適者而後其真不搖彼孔氏苦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至

牛集十二
X七

心勞形祇以危其真耳嗚呼其涉世日深者乃其與道日遠
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漁父引其船
顧見孔子孔子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先生有緒
言而去邛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
相邛也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去吾
之所有而就子之所爲者以經綸之可乎天下之人不過天
子諸侯大夫庶人四者而已故田疇不治公私不給長少無
別則庶人之憂官有曠職下猶懈怠績未就緒大夫之憂忠
臣不在廷貢獻不供職天子未悅媚諸侯之憂也陰陽未燮
理諸侯未懷柔人倫未整飭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旣非其

人不在其位而謀其政毋乃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
患不可不察也總佞諂譏賊隱險謂之八疵叨貪狠矜謂
之四患人有八疵四患內外交病窮通之所疾也故必去此
疵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再拜曰邛之不得志於魯衛宋
陳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
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
疾而影不離身猶以爲行之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
陰可以休影處靜可以息迹愚亦甚矣今子之所審者人事
也而幾於不免莫若謹修而身全吾形也慎守其真完吾性
也人物還之人物何所適而爲吾累乎請問何謂真客曰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卷

牛集十二
X 1111

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精誠不盡於哭怒笑而
哭怒笑亦足露精誠之一端也強哭者雖悲不哀而徒悲不
能令人戚也強怒者雖嚴不威而貌嚴不能令人畏也強親
者雖笑不和而虛笑不能令人悅也故真悲無聲而哀真怒
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故有其真於內者其神輒動於外
君子之所以貴真也若人也以之事親必爲慈孝之子以之
事君必爲忠貞之臣以之飲酒必爲懽樂之賓以之處喪必
爲悲哀之主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故聖
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惜哉子之早溺於人僞而晚聞大道
也孔子曰敢問舍止所在客曰是吾徒之可與者吾與之同

臻於妙道卽無欲以觀其妙之妙也非吾徒不可與者慎勿
輕與之以漏泄道妙庶免天譴乃刺船而去顏淵還車子路
授綏孔子待水波定而後乘車子路問曰萬乘之君見夫子
未嘗不分庭抗禮今漁父杖屨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漁父
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
尊不仁也彼漁父若非至人不能下人而與之言妙道吾下
人若不精不誠不能得真詮而身名之不全大哉道乎萬物
之所由以生死人事之所由以成敗今漁父之聞道先乎吾
吾非尊漁父也尊道也敢不敬乎